



W489
34
92W53226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W489
34

知者學水仁為學山



92W53226



點註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四

韓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纂評

送鄭尚書序 名權字復常

祖徠云退之敘事之文學史遷又云今三段首言嶺南節度之尊

山陽云昌黎是等處當時所觀而叙之以儀禮句法高於太史公一等矣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

郭正域云以上俱將開事形嶺南之尊筆端如畫

徂徠云次言其難治四轉錯綜

又云內夷一

又云不得人二

山陽云雖學西京畢竟這老本色非如明人句句摹擬也

徂徠云外夷三

又云得入四

虞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賈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船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

山陽云始諷其不可失休面次諷其不可苛細終諷其勿敗於貨蓋鄭項門一鍼徂徠云總結四轉又云終言鄭才行以應上

又云嶺南官多以貪敗故引此楚遜云一篇莊嚴文字特以瀟灑結之有韻致

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蔡聞之云首叙其權之大足以有為次叙關係之重

古主喜天入及一讀入

卷四

二

楚遲云公送鄭尚書似有不滿之意通篇只說個大府之尊與境內外利害及稱頭數語又但言其貴而能貧仁者不富按之史殊不相合此退之見其豪侈故特為是語以諷耳文工密有法度

勉以處置之宜在言外末規其廉祝其成政而來筆極雅

古與錯綜法度亦極嚴整○鄭權因鄭注通王守澄以得節鎮非清節者文中以廉風之稱其仁而不富即岑參送人南海作尉謂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也立言之妙如此

送幽州李端公序

端公侍御也名益時為幽州節度使劉濟從事歸壽其親

公作序送之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絛首鞞袴

握刀左右雜佩弓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其禮辭

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勳即落

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其年其

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

楚遲云元年元和元年也

又云蜀司徒郊迎光景筆筆如画深得太史公髓

楚遲云議論似左傳

楚遲云以時且論治亂大奇與孟子五百

年同法

楚遲云

祖徠云此結前生後又云終入端公

楚遲云結得滲漏

伯生云命意高結體奇轉挈從天降

楚遲云文本送李端公通篇只說司徒奇祖徠云通篇止述往時間答之言是為變調

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其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憲宗五年劉濟自將以擊王承宗其無背朝廷可知也濟果能率先奉職是濟之忠端公能佐之是端公之忠說到亂極當治之時見機會尤不可不知此文章立意最高處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治所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治所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耕種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

祖徠云分五段首言初策見用而驗

楚遲云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平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

祖徠云次言二策亦見用而再驗以不復飢為段

徂徠云次言第三策不見用以錫服朱銀為段

確士云五城一長城二蘇武城三受降城四雲中城五白羊城徂徠云四段叙已之見與中大夫之言中間以一而字此言雖不見用而亦當驗以持其議為段

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兵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

楚遲云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

徂徠云五段亦中間以一而字長短各殊故不嫌其同以有也為段

鹿門云覽此文與歐食貨志相參看始得肯綮

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開營田之法而行之前此已有成效則八年冬入朝所奏不過推此而廣之可以卜其兵農兼得者也乃大臣持議不下深為可惜公於篇末歸美天子又引中臺士大夫公論致不能盡用之意有君

楚運云此是大經濟文字國家供邊用最

無臣隱然言外矣文筆朴老猶近西京

大欲為省措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不可當吾二十石乎故先正王文恪亦有此議其意似與退之畧同山陽云如讀趙充國奏議明人學之者多失皆失之冗長讀之未竟半篇已覺倦厭

山陽云唐受天命起法亞淮西碑南海廟碑

送殷員外序殷有陳州人素通經術元和八年使回鶻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成臣順於朝時節貢水上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

鑿江云最字就從米說尤字就現在言

山陽云着朱衣象笏四字乃有生色如畫家施彩

西仲云萬里與數百里相對看外國與三省對看

確士云三省中書令尚書令侍中之政事堂也當宿曰入直

二田云一篇主色從朱衣承命引脉而其根却自通經種下也

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大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大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通經通知時事自然知輕重而總由於學有經術立家

點主書承人家文書下

卷四

六

鹿門云學班掾之文其謹嚴處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

同人云以通經為骨典謨風雅兼有之何帝學班掾也

有體○正使為宗正少卿李孝誠殷侑其副也是
果役侑以言折可汗無禮虜憚其言可謂不辱君命

今石外萬里水四圍無幾端出谷首山豈不其味
下神之也林斯入直三來下軍解戰于勢性不謂
時蓋言曰頗大夫令人直幾百里出門剛即有精陪

送區冊序 音歐

楚運云叙得窮荒險怪人物如見文有畫意如此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
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
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
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

山陽云似班史雋不疑見暴勝一段大典云更叙閑適優游之趣文亦瀟灑又云陶然與上竹然喜對

又云結語澹然悠然

楚運云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書在陽山作

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
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
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
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虚者聞人足音蹙然而
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
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
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
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處極窮之境而能不顧險阻以後輩禮定交世外
真能遺外勢利求得於詩書仁義之說者也前鋪
叙窮境鑄鏡造化筆筆有神

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矣 劉須溪云昌黎謫官時調信悽惋慨

山陽云通篇借入口

叙出

徂徠云三月字見求

賢之急賢者字緊要

疊山云此是衣不說出

衣字

武曹云勸之一句伏

下大夫曰二句

疊山云如此設譬喻

作句法文勢有頓挫

送石處士序

名洪字濟川

重胤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
居嵩邨溼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
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
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
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馬

有起伏更有波瀾
山陽云是自儀禮得
來昔人唯謂學左氏
非也

聖嘆云竟入傳體

確士云與勸之仕不

應相反非前後不相

照管也韓公寄盧全

詩原不滿於石温二

處士然温處士立朝

頗見風采又不得一

例待之

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
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
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
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
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
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謨書詞具
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
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
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
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
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

楚材云四祝詞一段
緊一段
確士云前一段祝後
二段規以一語收之
非此便無力

迂齋云看前面大夫
從事四轉反覆又看
後面四轉祝辭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愈
佳中間一聯用三句譬喻意聯屬而語不重疊

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
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
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
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
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
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
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
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或叙事或議論一路虛景而總結以相與有成所
謂不以頌而以規

鹿門云以議論行叙事正是以叙事行議論耳

此法自韓而創然大較由史漢出而公尤變動不測
一機軸而彼篇渾淪此則破碎耳

山陽云此篇以叙事為議論與鄭尚書同

楚材云憑空作奇語
起下一難一解
鑿江云五字與篇末
兩字字應
山陽云士大夫之贊
此也一句全篇過渡
處警言束在此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名造字簡與 大雅五世孫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
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
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

鹿門云、接石生、見其能盡取無留良也。楚材云、為羅、為媒、字法新奇。西仲云、應上遇其良、輒取之句。確士云、一段暢發空、群意、正喻、閑照。

豐山云、若是而下、了却前取譬之意。又云、夫南面而下、歸美烏公、且賀且惜、多情動人。

徂徠云、此一轉入已、於致私怨、最切。西仲云、既作慰語、收上求無治、不可得句、又作恨語、收文為有力者、奪之句。

聖嘆云、前憑空、以冀北馬空起、中憑空、撰出無數人、嗟怨、後又憑空、結以自已嗟怨、俱是憑空文字。

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幕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

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靡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是篇為正喻夾寫之祖。蘇氏行文每從此出。○造効大金吾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膽落於温御史矣。造故矯矯有風裁者。若石處士。其後無考。未可以同論。

林次崖云、此篇都不待說溫之賢、只說溫生既取而東都之士遂空、溫生之賢昭然可見、文字有法度、但徠云、溫與石、其事同、其地同、其人品同、是人所窘於措辭、而公借石以形溫、別翻出一篇議論、亦其多多益辯處、淇園云、此序怨其盡取賢、自是奇極、宿極、作文不可少奇想矣、

疏廣受前漢宣帝時人也、

淇園云、以疏與楊相比、遂言及其祖道之事、而云已遇病不能出、故不知其供張之盛如何、然而楊去時、若如二疏之盛、韓豈

送楊少尹序

楊巨源新舊書無傳 藝文志云字景山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

有不聞之理、以此言之、韓文意過華少實、

浮誕輕妄、與古文不同也耳、

晚村云、人疑古今之各有不同處、以為波瀾、以見其同、

二田云、加落莫句、醒眼、

山陽云、不落莫否、画不画、不論也、如小風相遇、或淪成漪、何等風致、

疊山云、與二疏相形、

徠云、歌鹿鳴、鄉先

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以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

生別授古禮古色隱然是退之善點綴慶聖嘆云画七十老人却画作童子時奇情妙筆

聖嘆云送楊少尹序劈空忽請出二疏又偷筆先寫自己病不能送便生出無數波瀾楚遲云退之諸序皆翻空弄奇毫無執泥如送楊少尹作竟把

二疏立論就說到少尹處亦只是說不知有無云云都屬揣摩口氣古韻絕倫鹿門云以二疏美少尹而專於虛景簞弄故出沒變化不可捉摸山陽云水邊楊柳綠烟絲一首足見楊人物温藉去留從容而昌黎此序益称其為人

楚材云起手奇崛山陽云起手古雅似山海經又云序兩說為波瀾柳子厚游記每每亦為之楚遲云我知之矣此句是提綱直縮到我

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儲同人云只楊與二疏不異一句便了憑空撰出不知楊侯去時一段又轉出不知二疏云云奇幻極矣要寫楊與二疏之同反從未知其同不同以極寫其同此種文心最有補於後學前說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有或二疏所無婉轉迴環無中生有○看破韓文勝人處只是翻空若沾沾粘粘滯實說乃後人應酬文字而近代以此為得體可怪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大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

則行之
確士云文吐詞帶六
朝氣習非公疎宕本
色深於文者辨之
山陽云此文有六代
風習雖不深於文者
亦知之唯其造語依
然昌黎本色試把六
代文字來比較之何
人手筆得彷彿於此
是非深於文者不知
也
汪武云就盤谷說
春山云此段無限關
適無限好文字我喜
誦之

則樹旄旗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
妖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
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又云賢不肖何如也
一句通篇骨子

楚遲云往而復似前
往而復至其後也○
極善形容窮深繚曲
四字其妙可想
春山云無殃本作無
央非也今依蔣注韓
文改之

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
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
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浴
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
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不下斷語間間成文又是一格○西平之子李愬

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
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
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
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
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
知浴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楚運云總只謂世原
本未真許王生
又云一結冷語不盡
荆川云此是立主意
之文而緊要全在好
舉孟子之所道者一
句
鹿門云通以孟子作
主是退之立自己門
李厚菴云此韓子之文醇乎醇者也前無所承而
斷置分明如此亦頗采揚雄之意然揚不能如此
條暢故原道譏雄語焉不詳洵然
學以孟子為歸而孟子得統於孔子曾思孟正傳
歷歷指出此昌黎見道親切處公以前無持此論

戶故其文有雄視
世氣
山陽云漢以來紛紛庸儒塗眼於注疏不能出別見見道要及昌黎先生出如披雲霧觀青天後
來宋儒皆賴以得究極精微而終不出其範圍乃時罵昌黎為粗廉何哉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
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箪曾

送王秀才序

武曹云舉其先世遺
文作議論後所謂悲
醉鄉之文辭也
西仲云既於世無累
宜超然自得不宜有
所他戀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
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箪曾

武曹云又引顏曾二人以壓倒醉鄉
鹿門云推上本首一層占地位文益洶湧
鑿江云入題撞事

鹿門云昔人以不用入醉鄉今與之飲酒有無限意

迴瀾云羨其先世忠誼悲其不遇聖人至

未不脫醉鄉亦見情詞之諷詠

二田云文莫便於有因送許意在諷于恰得前書為之因也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尚何翹襲之託而昏冥之逃耶
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
酒

借醉鄉點染中將阮陶顏曾校量一番見得聖人為師其心自平必不以不遇為悲也此行文最占

地步處離迷變滅一片雲煙

送許郢州序 郢州今安陸府許名志雍時于頓
節制山南東道歛民方急韓公於
序以規之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入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入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

異言序牙、家文讀本

春山云、不時、諸本作不世

鑿江云、四句文似結上意、實開下段

二田云、就前言見是、加一番吟誦、止為後言激發

徂徠云、與于交淺而、言深、故丁寧之

西仲云、自同自異二句、一篇之綱

又云、此自異者

又云、此自同者

又云、已上贈于公之語畢

二田云、皆然也、逸甚

疊山云、末又勸許公寬其縣、其議論始公

平、詳意始圓備

二田云、因送郢州進諷、觀察却因前言、以

進、今言至其諷州、恤

縣、又即因例於府、觸處乘便、由其善因

山陽云、送許序、前而布置、極其緩烟波、娘娜、送崔序、單刀直入、可悟文法變化之訣

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時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

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送郢州則郢州是主于公是賓然借郢州以規于公重斂又于公是主郢州是賓矣末段仍規郢州却隱然帶着于公作法之妙不可思議

帖生書卷八家文讀本

卷四

十七

野詩唐府家文讀序

山陽云如驟雨疾風

人無暇避以大夫一

句收殺

大典云本欲說刺史

之難却說刺史之榮

為一段是文章權衡

處

二田云榮字甚淺只

要喚起難字

疊山云此一段非知

田里小民之疾苦者

不能言

大典云此數語是一

篇精神結穴處全暗

歲于公

二田云以難字壓落

贈崔復州序 復州今湖北之沔陽州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
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
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
其所能自直於鄉閭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
乎能自辨於縣吏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
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
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
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
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

榮字

徂徠云入題

同人云章法爽朗用

意甚深為于公言

之也又一贈法

介軒云以榮與難二

意立柱前則今寫後

則雙收理直而詞切

九為刺史者當以此

序為龜鑑

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
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於崔君慶復
人之將蒙其休澤也于是乎言

極言民窮斂急見刺史之難為後轉到崔君之仁
又遇于公之賢則難者不難而復人可蒙其休澤
矣篇中有頌無規而規即寓頌中與送許郢州作
意同而作法又別

此序之妙在雙收... 意同而作法又別... 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

馬言... 卷之...

送孟東野序 時郊為江南溧陽尉

聖嘆云突然發筆以
為一篇頭又不為一
篇頭直是恣意蕩漾
不顧世人
二田云單句突兀不
平對東野拈出只揭
一鳴字尚是偏提
聖嘆云突然說天時
晦菴云上文已再言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
鳴矣此又言人聲之
精者為言而文辭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乎中而
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
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致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其精者故尤擇其善
鳴者而假之鳴又字
尤字正是關鍵血脉
首尾相應處
疊山云夔弗能云云
不攬此一句無錯綜

又云以荀與孟非其
倫臧孫辰何人亦未
見其有道云云豈可
謂之以道鳴此文公
學問偏駁處
鑿江云始復漏起頭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
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
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
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
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
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
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

告主... 卷之...

文字作首尾
次崖云此段如江河
之有巨浸得此一障
否則傾瀉無收拾矣

山陽云起處不平云
云是虛引讀者誤之
以為一篇主意故生
雲霧輯公本意不在
此故結處不復指出
不平二字此不幸云
云與不平自別矣
二田云解字對不平
下

疊山云此篇九六百
二十余字鳴字四十
讀者不覺其煩何也
句法變化凡二十九
樣有頓挫有升降有
起伏有抑揚如層峯
疊巒如驚濤怒浪無
一字塵埃愈讀愈可
喜

楚運云兀然而起以
土風立論奇

陳隋陳隋衆作等陳隋彈陳隋噪陳隋真火眼陳隋界陳隋
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
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
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
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
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辭而及於古其他浸
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
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
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
子者之命則懸乎天云天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
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
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從上古之文
辭歷數以下說到有唐然後轉落東野位置秩然
而出以離奇恂恂使讀者河漢其言其實法律謹
嚴無踰此文也○通篇表其文辭未以所性分定
解其中懷抑鬱此竿頭更進非餘波游衍可比外
間但賞其連用四十鳴字猶皮相也

送董邵南序壽州安豐人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

聖嘆云極寫董生
徂徠云且想且疑無
限曲折

聖嘆云結句字字花
字字火字字淚字字
血

西仲云提出明天子
在上五字名義凜然

須溪云感慨古今若
若與燕趙豪雋之士
相為叱咤嗚咽其間
一涕一笑其味不窮
正域云妙在轉折言
在言外

山陽云韓公忠義慷
慨故其發於辭者自
然動人信乎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也是柳
子厚所以不及公

可以外之體曰若也
言雖云云言如曰若
言曰若也言如曰若
言曰若也言如曰若
言曰若也言如曰若

得辟土故董生欲惟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
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
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疆仁者皆愛惜
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
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
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
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廷則董生性之也標當往更河知矣

儲同人云河北自安史以後習於僭亂公送董邵
南因稱古燕趙之士之美而今恐不同風俗與化
移易所以譏切其不臣末復道上威德以警動而
招徠之其旨微矣古今二字是關鍵吾知吾惡知

是俯仰呼應處

嗚咽馳驟既愛才亦憂國○韓公又有嗟哉董生
行極言其孝行其人應不苟就者故作送行序以
風之有

送齊皞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
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下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

蔣注引左傳云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也於是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楚遲云詞足以發難言之情

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雙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為虐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

又云過接特便甚東發云齊暉之兄為相有司以嬖不取之登第公謂其生于私夫取捨于其人可也于其勢而取之私也于其勢可變而故舍之私也公之論精矣然舍之私尚猶愈於取之私

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

楚遲云通以古道立論反友覆覆語意自相終始

荆川云大營已煇時之論而入齊生纒數語只看他操縱如意處

山陽云與源歟同一俗調

同人云起勢聳

山陽云結構偉麗
徂徠云儒名而墨行

也不以閱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齊生下第故力言避嫌之私其實唐代取人不盡然也文之輕快流美最利舉業而於韓文中為平調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按其行則非可

指柳諸人墨名而儒行指文暢喜文章然亦非實說只借此以發議論耳

武曹云就喜文章引到慕聖人之道

聖嘆云先寫文暢又云先寫文暢求序

山陽云夫文暢浮屠也一句擲地金聲聖嘆云原文暢

又云再原文暢

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按其行則是

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

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

事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下二帝三王

疊山云此一段最高

武曹云此二帝三王之道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也
聖嘆云問得辣喝得倒說聖人處詳說浮屠處甚畧以為不足說也
山陽云今浮屠如高峯墜石好頓挫

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
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官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兔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

疊山云打動得緊
聖嘆云勵其令

又云收疊首篇處
又云自收

次崖云此篇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其法得于孟子所言皆聖賢道理文字又佳董仲舒以後無人說到此者

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將眾人投贈之文。撇開引入聖人之道。以下約原道之旨。成文而語更遒鍊。如原道篇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云云。此約以弱之肉。強之食。六字。尤使人驚心動目也。未收束前文一絲不走。

晚村云泛說

二田云高閑善草書

憑空拿定機應於心

對針淡泊遺世

又云不遽入草書陪筆緩入

山陽云於草書為發

一寓於書語意一順

一倒故可誦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
 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
 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其蔽者也往時張旭善草
 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晚村云入高閑

確士云為浮屠氏說

法故言及此若為儒

者言又須去其利欲

得喪乃可入道

山陽云象像也猶曰

得無似之乎

西仲云已上言閑學

旭草書徒逐其跡無益

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
 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鏘銖
 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
 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
 與淡相遭類隨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
 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
 則吾不能知矣

汪洋恣肆善學莊子之文亦可謂文中之顛矣

西仲云合天下名山

言是第一層

又云合南方諸山言

是第二層

大典云三益字下得

有趣

西仲云单就衡山之

南言是第三層

又云從衡山轉入柳

州是第四層

大典云疊上二級而

轉飯其所產

西仲云轉入生物是

第五層

又云轉入生人是第

六層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
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
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
南北者。嶺。嶺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
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
蜿壇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柳之為州。
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
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

又云轉入有人不用

於世是第七層。結穴

在此

確士云後果有瀛瀛

周子生於其地

山陽云作不了語作

結最高東坡方山子

傳似學此

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柳人而學於衡山。
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
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來龍過脉。結穴去路。井井有條。而後半出沒變化。
使人目眩。韓文中絕奇之作。

鹿門云文體如貫珠。只此一篇。開承叔門。戶木晚村云。本無題目。但借山川地靈生發。須說得虛
活乃是。

鄆州谿堂詩序

確士云王弁殺觀察使王遂幽州朱克融因節度使張弘靖鎮將王庭湊殺節度田弘正魏博節度田正殺史憲成自稱留後徐將王智興逐帥崔羣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置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

但徠云難易即大小

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其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以為赤子以為龍蛇備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乃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眾之和知人之悅而後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徂徠云古韵古押

山陽云節根之螟膊而磔之等句是昌黎精悍本色如本文剝層椎髓萬目睽睽亦是

帝莫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吟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蟲節根之螟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

徂徠云文學西京博
大醇厚不以公他作
世多喧歎者為韓調
豈足識公哉

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賔贊稽經詠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蕢放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數遺此邦是麻
叙事夾議論字字鏤心雕肝而出詩亦古峭不受李杜束縛宜皇甫持正豎降旗歎為無人能及也

竊議工而復者之言良以山是如文章之計則其言曰夫味平之音與樂而然思之筆要妙對命之詩事亦示愈以陳新韻味轉愈愈變而卒業因以

荆潭唱和詩序

大典云俯而讀讀了仰其狀可想
楚運云個中人纔能說個中景
大典云性能而云云字救上淡薄難工
春山云勤本作勸令依將注韓文改之
大典云以下說非上所謂類
又云韋布是服里閭是居憔悴是容專一是志却是古文錯雜之體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而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懼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揚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勸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倡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壹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渺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

荆川云此與盛山詩序本叙事只畧用數句議論

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荆潭倡和詩序作詩非較量毫釐分寸必不能工燕許故是大家然比杜陵之新詩改罷自長吟晚歲漸於詩律細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終有別也以此美裴揚二公見性能好之合燕許杜陵為一手矣時昌黎為江陵府法曹參軍序長官詩如此立論乃為得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點註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四終

點註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五

韓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 纂評

河南府同官記

順宗 永貞元年 愈自陽山移江陵 法曹參軍 獲事河東公公

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

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

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

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

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

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榮陽鄭公於

楚遲云按下文所記實為宰相者三人裴顧未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則此處宜有將字

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家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

確士云。若無此空際數語。恐近於板。此工於布置者。

山陽云。後段叙其兵戎之盛。無繁無要。却有生色。

鹿門云。烟波感慨甚曲折。

楚遲云。文極高古。

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四番敘述。而不見其冗轉。見其勁。是大手筆。○五人

錯綜叙次而主意全在河東公却又不顯露痕迹故妙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
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
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

西仲云點出滕王閣

又云兩不能遊全為下文無因而至作襯筆

又云應上願字

確士云古人文何嘗廢稱頌應酬但使人不覺耳若平實叙去便成俗筆
西仲云三叙不能遊徂徠云以新修為題

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
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
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
且還儻得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
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
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表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
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
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
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
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

而通篇皆言願見之意至于此而後揮題意乃文勢紆餘不直切操觚者乃當知也山陽云終不脫記文正休通篇無一閑語又無一句議論習氣宋諸家洗臟換骨亦不能到此地位徂徠云收拾首段言三王者山陽云閣上所眺不可不記然不獲造觀故通篇以此命意至末段云是自主意非餘波也

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椽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

徂徠云記記所覽公未嘗覽則難乎措辭故節節皆言願覽之意

總以未得造觀生情作態此記體中別行一路法也末段意言俱不盡讀者徘徊賞之

燕喜亭記 王弘中名仲舒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荒邱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

詩傳木立死曰樞自斃曰斃正域云古人何嘗不修句

荆川云請名至此數
級奇在用爾雅釋文
體
蔣注韓文以頌字為
衍

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
成愈請名之其邱曰竢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
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
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
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

山陽云似太史公河
渠書贊
春山云引古傳以證
結收有力

山陽云此評大得肯
綮
伯生云淋漓指畫之
態是得記文正體而
結局特高歐公文大
畧有得於此

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
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
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踰
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
水飲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
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
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
刻石以記

以途中所經山水拉雜成文正借以形仁知之德
也文章平中求奇每在此處得此一段通體俱添
精采

西仲云言丞所職者大非主簿尉可比

山陽云叙事是昌黎獨擅處史漢亦無此也

西仲云以上統論天下縣丞不能為有為但徠云後世之弊學不可以為政故極口贊其學

西仲云噤字妙猶當寒而目自閉也枿斬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錯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晚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誓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出於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伐也牙角氣概也崖岸胸中城府也故跡與上文例字相應

徠徠云叙景之際不平之氣勃勃蓋公能以不言言之

山陽云寫出絕悶絕不平之意耳

塞責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朽不可讀斯立易桶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十挺儼立若相持水澆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澆對樹一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未寫出從容無悶意最占身分○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科未嘗屈也屈字疑出字之誤

徂徠云視雜字小字
共字則聯衆画成一
卷者所主在莫有同
者故合衆画而計之
人與物最衆故特計
之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
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
行且下牽者十人騎而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
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
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
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
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
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
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

楚遲云陸者承涉者
而言陸為方出水也

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
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
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
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
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
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
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
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
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
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

徂徠云皆曲極其妙
五字總結前段

山陽云叙其所由獲
然後及其所由失大
是有情有景勿為閑
筆讀過無此一段此
文亦帳簿耳

徂徠云君子人也
所以不請而贈之張
本

胄之屬餅盃筮筮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
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
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其惜之以為非一工人
之所能運思蓋聚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
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
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
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
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
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
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矣且命工人存其

山陽云雲烟過眼在
公何憾使不遇趙則
後世何由得觀此一
篇好文章哉

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
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叙次錯綜後因趙侍御之戚然有感卷而歸之尤
見曠懷高識不同尋常處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
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

春山云推頌推其德
而頌贊之也

楚遲云子厚作陽城遺愛碑則云蕃廬江人

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

鹿門云應轉禮部不薦本意

確士云言積誠動物雖無位者亦有利澤及人然終不如登高而呼者之易也孫月峯云一路叙事精簡得此一段議論後覺姿態橫生

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兩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鹿門云此篇在兩不遇上相感慨

見士必取科名然後能有所施設以傳於世否則純孝仁勇如蕃不如斗筭之夫徒工對偶聲律者為有用也末以川澤為喻謂士必待時而所施及遠惜之者深悲之者至矣

巧者王承福傳

西仲云賤字伏下使於人句勞字伏下用力句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

山陽云通篇唯叙其言語故起手如此此學者之所當知耳春山云屋食之當借舍之值也西仲云人必不能無所事

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鏹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吾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鏹以嬉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

又云若器皿為人之事亦必不能違所長又云已上言所以必

業巧不敢辭職與勞之故

確士云予於米門見亦屢矣大約旁觀者每逆料之而享逸樂者全不知也

鹿門云此一役王承福所自省驗得勿處故肯極痛快

西仲云二疊應上文又云二疊又推言之

商侯云功大奉博故可不勞心以養妻子

而有餘今吾自視操鏹之能薄及人之功小備直有限不足以蓄妻子不有之可也西仲云惑之一抑從而思云云一揚收上聽其言約而盡向

又云又就獨善其身處斷其失。一抑

又云就賢者二字而指其實收上貴富之家為墟一段。一揚

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鏹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欄。驕。勝。將。由。惡。終。高。胡。之。家。愧。暇。其。室。古。人。之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

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揚朱之道者邪。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入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異言序... 卷之...

中間說得凜凜可畏享貴富而無功者宜奉以為
箴銘○此史家記言體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西仲云頴火也筆之
用在毫尖中山多產
兔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禮記禹治東方土養萬物
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
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見本草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見淮南子姪

博物志韓國有黑犬
名盧

西仲云叙族派以一
隱一滅二段擊動下
見用意
徂徠云筮辭押古韻

西仲云書同文為一
統之像○筮之斷詞
又云叙出身

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鮑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
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
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鬣簡牘是資天下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
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
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
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東主專天八尺之賣本

卷之

十一

山陽云是這翁本色

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西仲云叙才能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徂徠云終默不洩滑

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

西仲云叙遇合

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

又云叙榮幸

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

又云叙伴侶

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

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又云叙老死
又云叙後代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名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山陽云何其酷肖也
使公用力模擬六經
百家總無一種不逼
真也而不屑為之所
以為公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酌勞以老見疎秦真

少恩哉

徂徠云終寓規諷

鹿門云摹寫工極

正域云此不直戲文

蓋戲史矣

楚遲云特滑稽言之雄

具見作者巧心爾國朝徐常吉所輯有諸史一書大概盡此類也 但徠云學史遷却以滑稽行

游戲文字章法謹嚴後人擬作不直一笑矣○柳
州云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
暇引重者至此

之為千古絕技

山陽云昌黎畢生大

手筆事實為此篇試

想其受詔運思先下

匪如何着語看他

走一天字次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以一唐字起勢叙出

何等眼孔何等手腕

確士云起大手筆必

如此纔領得一篇文

字起視張說作宋廣

平碑猶允語矣

西仲云上段言君親

及將相此處亦補出

羣臣來針線最密

又只頓一句以明不

急討淮西之因

晚村云此段廣算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狼莠不媿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具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

蔡度李吉甫武元衡皆主討

元衡皆主討

元衡皆主討

元衡皆主討

元衡皆主討

元衡皆主討

元衡皆主討

確士云李忠臣陳奇
吳少誠為三姓李忠
臣吳少誠李希烈吳
少陽為四將

晚村云命將出師

山陽云數次呼度非
是歸重晉公以此錯
綜作波瀾文勢乃不
板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木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加况領下指裴度臣同不為無助曰
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令益以汝維是
湖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予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又云愬專戰功晉公
袖手享之處見之叙
事中明白如此當時
何因憤懣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凡三次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閔士大夫戰其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亂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亂武合戰益用命元

西仲云已上叙諸將戰功約而能該原未嘗沒李愬功也

又云處分淮西罪人事畢

又云冊功事畢

山陽云通篇歸功於皇帝真得休得實也

濟盡并其衆泗曲以補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卒已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廊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又云文光呼天次呼唐而詩先呼唐次呼天錯綜得妙但徠云古韻

山陽云子家與文中予有家皆唐字針線西仲云羣公上言云云高霞寓大敗于鐵城宰相將言罷兵乃相同德云云裴度言兵不可中止

日。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地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有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止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
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隣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
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晚村云極力寫既平後撫育之事

西仲云自帝有恩言至此皆上文所言遂生蔡人之實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郢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頌頌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釋其下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盛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
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又云時淄青李師道等尚抗朝命忽借蔡人之口勸戒鼓譟朝廷恩威得此分外生動此千古僅作也山陽云連呼天子至末點出明斷韓公本意如揭不獨臣子之言當然其實如此非諛也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確士云彼亦奉詔而作不必以此責之惟體格既真叙李愬功轉不明快為悶悶耳

儲同人云序如書文如詩李斯勒石變詩書為碑文者也韓公此篇復碑文為詩書者也○李義山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嗚呼盡之矣段文昌以駢四儷六蛙鳴蟬噪之音易鈞天

晚村云史稱李愬以抑其功因唐安主入許乃仆碑而命段文昌改撰然讀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滿朝公卿削色矣仆碑之事獨使愬擔其名耳看來只是武臣吃虧

之奏直不知人間有羞耻事。記畔亂記廷議記命將記戰功記赦宥記論功而總歸於天子之明且斷井井整整肅肅穆穆如讀江漢常武之詩西京後第一篇大文字。○東坡臨江驛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贈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文昌奉詔作載唐文粹中。○舊史云李愬不平歸功裴度愬妻唐安公主出入禁中訴碑詞不實詔令磨去原文命段文昌改作又羅隱紀石烈士事云部將石姓不平仆其碑時廟堂無主不罪仆碑之人因命段文昌改作今觀碑文中愬部將姓名如史是仇良輔

李祐李誠義田進誠之類一一臚列理或然也不然愬入蔡時具橐鞬迎晉公以明上下之分而此必欲爭功於文字間耶羅紀似可從。○宋代汝寧守陳珣命工磨去段作重刻原文真為千古快事

南海神廟碑

山陽云平淮西碑劈頭下天字南海碑劈頭下海字可想見這翁胸宇天空海豁春山云次次序之次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故海嶽

西仲云祝稱呼也

又云叙南海神加号之尊祝事之隆

又云叙唐地之險遠

又云叙本朝致祭舊例

但徠云叙昔之不虔乃所以美孔公之張本

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當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蓬

山陽云昌黎是方正忠義人故叙君臣之際壯重嚴整凜然有生色讀者當求章草讀過也

西仲云殿鎮也

但徠云精神

西仲云更諫句與上委事於副對看

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樞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伏波不興。省牲之夕。

西仲云概音記稠密也。又云各執其職與上更滋不供對看牲肥云云與上牲酒瘠酸四句對看降登有數與上薦裸興俯二句對看神具醉飽云云與上神不顧享對看風災熄滅云云與上盲風怪雨三句對看山陽云公他文用字往往劉刻精悍獨此篇奇而不險色味音香皆濃厚溫潤權司馬長卿之髓而以已

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颿。旗。轟。旋。麾。飛。揚。曉。藹。鼓。朝。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度。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某。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董。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

之精液和成之也

春山云事神治人應前以誠以總括全篇徂徠云古韻

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

異言厚列家文詩

山陽云佳評佳評
徂徠云正大絢爛不
似退之他作

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
無遠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平淮西碑似書似詩此篇似漢賦通體文瀾俱從
祀時海常多大風一語生出奇光異采令人心目
俱眩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
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荆

表字景升東漢末為
荊州刺史

確士云不及唐文粹
作不及

又云此一段以湘君
湘夫人合屬娥皇女
英正郭璞之誤

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
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
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
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
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
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
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妃為天帝
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
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
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

卷五

五

確士云此一段言二如無從緣道死沉湘之事正王逸之失

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沉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日以謀謬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

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地捕腐瓦於刺史王湛長慶元年刺史長愉自京師往與予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荆川云此文用爾雅說文體別是一調楚選云詳辨博雅已絕無可疑非老於文者不能作

純用訓詁體朴老簡古掃去郭璞王逸之說真乃讀書得間○孟子云舜卒於鳴條鳴條在安邑西北屬平陽則舜之死於蒼梧見史記正義者恐亦後世傳聞之謠也舜未死於蒼梧二妃安得有從

死沅湘之事乎。篇中辨明快甚。

此處有模糊之文字，似為後人批註或影印之誤，內容難以辨認。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吾莫不忖度而後從事。

晚村云：此段澤其民。

山陽云：其事近於不經，故借民言述之。乃不失休，猪牛鴨雞等語質朴不飾，真夷民口角云。

徂徠云：上皆泛言，至于此叙其贖隸修禮，唐降靈三事是為專迹。

晚村云：此段驚動禍福以食其土。

確士云：未死知死，已知見形受侮，行罰非儒者立言體也。不必曲為之說。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猪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

鹿門云叙子厚平生尺兩三語隱約而盡晚村云迎神山陽云句句擢相繫之髓這老真無所不能也宜乎東坡愛而書之

晚村云送神并祈福又云當與墓誌合看即知庶碑之體當爾徂徠云柳州之祀子厚以其循吏也故通篇止叙其政績與所以為神而其名里履歷僅僅一二言於其尾韓之老於文章如此

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後兮秋鶴與飛在朝排亦厚者必之遊也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抗徐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以死勤民宜列祀典中吾將死死而為神三段似非儒者之言劉昫貶為紕繆者此也迎送神詞宛然九歌宜朱子采附楚辭之後

曹成王碑

祖徠云一段直叙通篇直叙與追叙相間而行有條不紊可以為法

鹿門云句句字字洗刷

祖徠云此段追叙

又云直叙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悲哀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剗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取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

又云追叙

鹿門云事蹟奇摹寫亦奇
正域云是孝子委曲苦心
祖徠云追叙
確士云此段虛言其方畧

州不解衣下令招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
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脩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
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
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
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
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至是然後跪
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
戍眾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
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

異言唐牙、家、讀書

徂徠云直叙

鹿門云成王是奇男子昌黎紀次其事曲盡本末

山陽云字字生割不善學者以為奇特慕倣不置
確士云此段實叙戰功

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令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
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
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
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洲羣能著職王親
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界艦步二萬人以
與賊還最鋒蔡山路之剡斬之黃梅大縣長平潑廣
濟掀蕪春撤蕪水撥黃岡筴漢陽行趾泚川還大膊
蕪水界中披安山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
薛隨光化枯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徂徠云追叙

又云總叙

確士云此總括其始終治行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
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
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
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
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
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奸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彛將慎將錡將
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

原主書尺八家讀書

卷五

二十六

徂徠云叙所以作碑文

山陽云余常疑此文為皇甫持正代作春山云蔣本志作以

春山云第次第之第徂徠云古韻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蕲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蕲安黃寄惠未忘今予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第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齟其奸猥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

荆川云昌黎每自喜陳言之務去故曹成

王碑當亦屬公得意之文而愚則以務去

陳言却行穿鑿生割亦昌黎病處特其識

正而語確故學者不能

徂徠云周誥殷盤詰屈聱牙信乎公故道

之山陽云韓文有鑿刻太過者如此篇是也

画法有師學捨短之語學韓者宜捨此等也

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朱子云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

然嘗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如此碑中所用刻鏤

鏤掀撇掇策跣等字是也

忠君孝親治民用兵為篇中眼目而遣詞鍊字割

削生新今人口吻俱棘然尋其脉絡繹其辭義即

韓子所謂文從字順者也若有可以汰損增加便

非高文

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
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
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
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
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左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
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
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
某官銘曰

徂徠云古韻
又云家字照前是公
三致意處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甲
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墟
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

又云結有規意
鹿門云序烏氏世系
及戰功處錯綜而密

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
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
士有怠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高文典冊老幹無枝入手寫重胤義勇毛髮欲動

蔣注石本云朝議郎
守尚書比部郎中史
館修撰護軍韓愈奉
勅撰朝議大夫安定
胡證書并篆額京兆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
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
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

府解有此碑

祖徠云鄭重

倣音格

祖徠云叙其功不須多言得體

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嗣事朝
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予
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維時臣愈承命悻恐
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
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
駟駟泮閼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
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
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
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
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
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

又云忠孝畏慎直就其功看出無欠無餘可謂不失銖兩

山陽云銘為主故文簡畧不如是不得體祖徠云古韵古押

○季安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
弘正籍其軍之眾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
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
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
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
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
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成順指令
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我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
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
東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

山陽云辭峭刻而奇麗鏡有生色是歐公所不能夢見

祖徠云結稱祖考以規之

山陽云莊重得體歐公做此作王文正晏元獻兩碑而不及此嚴重簡老

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
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纓堦戟肅以長魏師田侯稽首
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
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
相方視陞見於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
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
德作結
爾祖爾思

奉敕撰文自應典重肅穆入手一段公故以吉甫
史克自任也敘事簡貴銘亦入雅○古人敘事舉
其重且大者帥河南北六州歸命此忠孝之大餘
俱可刪棄也作古文者宜知棄取之法

唐故相權公墓碑

山陽云先提出今上年景次點德輿然後及先世筆力不測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

又云入德輿正傳處使讀者不覺敏甚

鹿門云獨揭為宰相與享年及謚於首以後繼行次第平生

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執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足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

楚遲云先是詔許孟容將又等刑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攷定復為三十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

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郡東外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大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

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頓坐子殺入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頓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頓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公取女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

楚遲云此誌中之所不及故特補之

荆川云平叙多用虛說

鹿門云中多有字生
蹇處銘可誦
楚遲云新舊史皆有
權德輿傳所載加詳
於誌然彼詳而此畧
均自得體未可漫加
優劣也

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途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不人所憚為公勇為之人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不立異不傾軋累遷至相位而人無忌嫉由好學善文而行之以孝敬祥順也然恐近於摸稜故提出助陽城救于頓二事以表之敘次一生不嫌平直韓文之和易中正者

